



諧史粹編序

錢唐胡文煥德父撰

莊子曰齊諧者志怪者也然則諧之  
為書傳之久矣夫出之為言作之為  
文賢正賢達何以諧為太史公有云  
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故著滑稽傳

淳于髡列焉嗣是漢有東方朔起繼  
其風梁有吳均起續其書而諧史之  
作於是乎甚盛矣使其一於諧而無  
文之可味理之可聽規鑒之弗寓感  
格之弗興諧何足取哉四者有一焉  
雖諧猶弗諧也詩曰善戲謔兮不為

虐兮其斯之謂歟余生晚季世性亦  
好諧故取古今諧史諸書擇其數十  
篇間亦竊附已作編而梓之將以公  
諸世為遣興一助已耳適有客見而  
嘆曰詎特遣興乎哉文可味理可聽  
規鑒可觀感格可藉深有太史公之

言史粹編序  
意存焉廼又有客曰子移心於彼學  
步於此託物舞文灾木媚世吾則有  
所不取也嗟嗟客論不齊乃爾余又  
烏知其孰為是非余亦聽之而已

序  
畢

諧史粹編序

仁和莊汝敬脩父撰

今夫黃鍾之側不設箏竽恐為雅樂亂  
也則淫詞艷句得無詩書之蚰蟾蛙鼓  
乎不知人心無所聽睹則易至放逸士  
君子日役精神於典籍寧無厭倦之乘  
則若恢諧之類恐不可盡廢德甫學餘

乃大蒐史苑得當意次列於左者厯厯  
若干篇雖其事多借托而語每鑿鑿可  
據匪但江湖散逸需之笑談卽縉紳家  
亦可藉為悅耳目具孰謂徒侈浪謔者  
乎是以付之剞劂名曰諧史亦採珠之  
群璣南山之尺箭也奚可少哉奚可少哉  
序畢

新刻諧史粹編目錄

卷上

身體門 計四條

天君本紀 心

尹儀克

公默先生傳 言語

王向

傾國生傳 色

林金

胡液楮傳 汗

羅玘

珍寶門 計三條

金少翁傳 金

王義山

孔方生傳 錢

林金

石君世家 美石

器用門計二十條

梅嘉慶傳 曲名

二士傳 骨牌名

十二姬傳 文具

金毛述 筆

楮待制傳 紙

萬石君羅文傳 硯

嶧陽居士傳 琴

竒橘傳 圍碁

程文

張王賓

錢福

劉鴻

王鏊

閔文振

蘇軾

胡文煥

王格

金光先生紀畧 燈火

味苦居士傳 茶甌

容成侯傳 鏡

清風先生傳 扇

醉翁端木倚傳 醉翁椅

蒲文傳 席

審侯傳 尺

柔理侯傳 線

墨姬傳 竹夫人

湯姬傳 湯婆子

胡光盛

支汝時

司空圖

程楷

史致詹

支汝時

陸圭章

陸圭章

陶澤

吳寬

下邳侯華華傳 靴

韓愈

春聲君傳 風箏

林景熙

卷下

飲食門 計四條

葉嘉傳 茶葉

蘇軾

麴蘖生傳 酒

林金

溫湛傳 湯

嚴時泰

白咸傳 鹽

楊維禎

藥物門 計二條

玄明先生傳 百藥

胡文煥

杜處士傳 杜仲

蘇軾

花木門 計五條

梔子傳 百花

胡文煥

姚王本紀 牡丹

李佩

管若虛傳 竹

洪潞

蘭友傳 蘭花

方字

豐本傳 韭

唐肅

鳥獸門 計四條

三友傳 黃鶯

來鶴

玉衡侯傳 鼠

胡文煥

白額侯年表 虎

胡光盛

黃組傳 犬

王景彰

昆蟲門 計四條

龍精子傳 蚕

龔持憲

辛螫傳 蚊

王世貞

歐陽憎傳 蠅

陶澤

毛隱紀事 蚤

陶澤

天文門附計一條

朱明神傳

莊汝敬

目錄 畢

新刻諧史粹編卷上

錢唐

胡文煥

德父

彙選

友人

莊汝敬

脩父

編次

姪孫

光盛

校正

身體門 計四條

天君本紀 心

尹儀克

天君上官氏諱無對號虛靈子先世禪續不可考或曰出寅運之世為人皇氏之後父有聖德有識者曰聖人後當有仁者出果生君神靈睿智特異流輩遇相者曰相君之形腹有勾曲胸有三黑子貴不可言

長樂鄭振鐸西齋子書



掌自勵曰衆理吾具知覺吾領苟為形役乃獸乃禽  
矣於是自為嚴師學帝王聖賢之道求堯舜精一之  
旨誦湯之盤銘以自新師文之緝熙武之執競以成  
德由是萬善備四德全能起經綸參造化為聖為神  
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矣未幾上帝降命若曰兆人有  
身不可無主投間抵隙萬寇斯攻汝其于予治遂尊  
稱天君居絳宮御華蓋殿下戶牖虛明郭郭嚴肅拜  
中大本為太師和達道為太傅設百官以費金為華  
蓋殿太學士甘木為護國將軍水順之為水部郎皮  
汝化為轉運使杜胄為光祿丞侯音為通政使詹月

亶為武畧大夫復命穆司明聞人聰孔公息談司言  
雙守持武尚行列官於外勅之曰朕受天命主宰多  
方寅亮天工實需分理茲命汝群臣各恭乃事毋惰  
其職以貽朕憂陟明黜幽簡在罔蔽其敬之哉君享  
玉食嘗失節皮汝化杜胄諫曰人君嗜好不可無節  
古人蔬食水飲實保安和陛下過於自奉得無損臣  
等所司乎乃戒侯音自是不得徇欲一日邊報甚急  
君惶惧失措詹月亶曰臣請當之乃定嘗朝忽自動  
急趨內殿曰得非吾親有恙乎至則果然中貴有游  
志任意者頗與大本達道相杓鑿百方熒惑誘君漸

喪其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嘗游獵千里之外射鴻  
鵠顧鴻鴈牧羊牛放鷄犬曠日持久昏迷滋甚乃至  
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其味朝廷徒有虛位寇盜四  
起東有牛山西有眸子眊外有凶歲子弟內有多慾  
之衆相繼攻擾中大本和達道憂曰輔相布列奈何  
袖視吾君牾亡耶亟帥羣臣求君所在乃於深山茅  
塞處得之方志意二人在側大本叱曰汝志導行汝  
意發縱幾致吾君為槁木死灰汝罪當死麾出天理  
場將斬之意曰君微我二人公雖下陛無能復君然  
也乃釋之相與奉君還奏曰陛下尊為天君宰制羣

動百官承式責任匪輕奈何聽信奸臣志意盡惑自  
舍廣居安宅慢遊無歸大體既失幾罹喪亡臣等為  
之寒慄無乃臣大本稔惡信如荀子之論故致陛下  
之罪惡耶臣請就誅君曰卿本自善朕之不善豈卿  
之罪今藉啓沃洗滌從新矣志意亦叩頭曰臣等敢  
不導陛下於善明旦夜氣清明君自悟曰耻不若人  
人皆有之吾向者不思耳今而後知以思為職也思  
則得之矣大學曰正論語曰從孟子曰盡曰存曰養  
吾其敢違之哉及見羣臣愧甚曰吾辜上帝明命願  
自剖以示不忠羣臣解而止乃下詔曰昔昏今明朕

殊多戾惟汝羣工揭孔子四勿之訓取朱氏念敬之  
旨日為朕倣俾作汝主勿為身家之羞仰觀恭己之  
化其以明年為明德元年遣惺惺使按行區內自是  
羣寇退聽君亦泰然百職從今日坐太極殿游天理  
館館前有么荷池池旁有田播植穀種田之南有靈  
臺環臺有平正路中大本竊窺君常遊衍其間喜曰  
吾曹今有主矣但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可無將順  
之道哉乃作寡欲銘靜定書述范浚之箴入獻於君  
服膺勿失無為而治時號神明天子皆呼萬歲  
史臣曰秦穆漢武古稱英辟而中蹶昏惑貽禍幾

殆微多盤之誓輪臺之詔其不為萬世咲哉論者  
謂二君學術未明互其有是而悔悟於晚斯亦可  
述焉天君神耀得道聖學有宗嬖惑匪人卒蹈覆  
轍而明德重輝罔譏於後嗚呼慎用舍崇覺悔君  
乎其永鑑之哉

公默先生傳

言語

王向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  
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  
謀又去潁弟子任意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  
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為居少有生計主人

言史粹編卷二  
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賴耶公議先生曰來吾語汝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徇名被服先王窮究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羅籠大綱漏略零細校見繩墨未為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

已任意對曰先生無以言也意輩弟子常切論先生樂取怨憎為人所難不知先生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極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意有三事為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能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舌強不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可得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憎反背腹非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

破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之三此為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汝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遂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汝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蜂起幾不得與庸衆人偕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而嘆曰吁吾為汝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

陽思曰今日微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為公默先生

陳直指曰直道屢遷盛世猶然而公論則不可一日廢於天下以反背是非則不可以佯狂而去則不能徒緘默取容是非不及口而曰心存焉誠策之下矣

傾國生傳 色

林 金

傾國生者姓妹氏名麗字冶之蓋西施國人其始祖俗傳為蛇身人首與伏羲神農並生未有族氏迺遷至傾國生其世數蓋不可考矣生事歷代君輒遇七

國之禍故人號為傾國生云生少有異質肌態嬌婉  
美艷絕人稍成童遂見器賞於名公鉅卿年十八舉  
茂材異等桀時為妹喜即一意逢迎不立名節桀愛  
之言聽計從寢處與俱遂導桀以荒淫之事及後南  
巢之役桀殞國滅而生獨存當湯世生降為僕圉不  
復得祿位至紂立復托散宜生以進時文王囚於羑  
里幾見害紂得生乃喜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赦  
文王而出之文王耻以生免罪廼作琴操曰臣臯當  
誅兮天子聖明蓋歸德於紂而不欲使人知由生出  
獄也紂得生嬖寵日隆自謂相見之晚拜妲己宮使

生媵媚出羣有巧思凡紂所作象箸玉杯之屬及酒  
池肉林皆生倡之紂日昏迷不事事惟生言是聽武  
王因天下之怨毒乃率八百諸侯於牧野以殲紂懸  
首太白之旗時太公望欲併諸生生詭計以免及武  
王崩其孫幽王立慕生之名求於有褒得之用以為  
相復相親暱如桀紂時生性不好笑王百端弄之卒  
不笑乃無故舉烽於驪山若寇至之狀徵諸侯兵兵  
至無寇生乃大笑王喜曰得卿一笑勝獲連城之璧  
生好聞裂帛聲王每取內藏繒手裂以悅之太子宜  
臼素不平嘗謂其傅曰他日吾即位當裂生如裂帛

言身精錄卷上  
生聞遂讒廢宜臼及其母申后申侯卒召犬戎殺王  
驪山之下而西周亡時生以亡去入如越王勾踐之  
宮矣越王被棲於會稽生乃進言曰臣在越不能為  
越重在吳則越重迺為越行成於吳越用以免生乃  
日誘夫差為淫樂卒為越所吞而重越之言因以為  
信云仲尼嘗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生嘗在衛  
靈公所欲見仲尼仲尼亦欲因而告以君子之道乃  
見之子路大以為醜仲尼至矢言以自明迺已後又  
事漢成帝成帝封為越亭侯號飛燕將軍日說成帝  
以酣飲成帝因此不壽唐明皇即位聞之曰朝見生

夕死可矣其子壽王瑁聞而招致之獻諸皇皇大喜  
即拜平章政事六官都提點生遂與高力士李林甫  
表裏擅權恣作威福時安祿山為范陽四鎮節度使  
生因與交通明皇自得生日迷謬乖亂廢正后殺三  
子擯棄賢相張九齡杖死諫臣周子諒皆以生故安  
祿山反明皇挈生幸蜀駐馬菟坡下軍士憤怒生導  
淫釀亂不肯行先誅楊國忠以撼生明皇乃命縊生  
於佛堂之側下詔報其罪狀乃啓行去

外史氏曰曼柔靡媚之態其惑人也易入而難除  
傾國生亦人耳而使歷代人君容悅聽信殞覆相

言史紀卷上  
尋而靡悟苟非見理明用心剛以道自重以敗自  
懲者鮮不甘受蠱而淪胥以溺也傾國生實死於  
唐由唐而後未嘗無傾國生也在人主之所辨耳  
士君子母以生之術佐人主則天下不患不治母  
以生之佞自汚則身不患不康傾國生其賢者之  
鑑也已

胡液楮傳

汗

羅玘

有輿圖之半輪者實胡液楮氏之族也其地疆域明  
其求物產居民焉無有也亦有之亦若繪圖然分十二  
牧主之十二牧曰烏木蘭氏十曰白象胥氏而烏木

蘭氏實貫穿於腹裡之界白象胥氏乃於外夾持之  
然實同受轄於金丁氏焉金丁氏固故能并力隨機  
卷舒橐籥以風四方當是時祝融氏司令欲以炎威  
威天下天下之民賴是卒亦無苦及祝融氏退十二  
牧亦倦於勤歛而退藏於密待時而動雖然十二牧  
惟白象胥氏骨鯁臣也使十二牧微金丁氏與白象  
胥氏久與胡液楮氏同解體矣烏能與祝融氏爭衡  
哉

論曰夫以半輪之地亦資於骨鯁之臣相為夾持  
而後有所管轄以驅酷虐寧民居况夫撫有方夏



者可使之解體而不為我用哉

珍寶門 計三條

金少翁傳 金

王義山

少翁姓金字元寶麗水人也禹時其先嘗入貢仕於周者以職幣名漢時有名布者著之令甲有釋氏者明帝夢見之為設伊蒲桑門之饌皆其先世也少翁與魯國人孔方彭城人錢關子剡溪人楮先生友善孔方以罪廢錢關子楮先生坐黨斥獨少翁行於世嘗謂人曰吾道一以貫之言利析秋毫銖兩分釐必辨惟不喜入貧乏之家與富商巨賈最相厚每至主

人延之上座呼為少翁子胥輩尤莫逆暮夜往訪其徒動以干計偕行達官貴人雖盛怒見少翁未必不改顏接之携手入房闈與其妾孥相得歡甚人有罪至死少翁一言即解或媒進者必借重少翁方面大耳其色鰲與人交其初似崛強然性終軟熟獨於寒士少恩云

太史公曰少翁金姓以少名何居其少昊金天氏之裔歟

孔方生傳 錢

林 金

孔方生莊山人也姓錢氏名萬貫字積夫其先世銅

言史紀卷之十一  
川人大父名璧與其弟珠當有虞時用窮奇薦見舜  
說舜以富國之術舜大怒曰是貪黷而自銜者也遂  
抵璧於莊山之麓錮之投珠於粵海珠因潛身入海  
國夷島今其子孫獨一種未甚盛璧既錮於莊山遂  
依土豪金氏居金氏有女璧通焉生四子曰銅曰銀  
曰錫曰鉛銅卽生之父也生以祖為棄民乃竊金氏  
之支旁改姓錢氏云生少氣質極剛及長學於段百  
鍊先生盡消融去查滓其為人外圓內方接物行己  
流通不滯居鄉鄙能傾身拯人之乏凡貧窮患難不  
能自存者得生與處則無不立效坐致富貴其應如

神人無長幼皆呼之為兄以其內方故號為孔方兄  
云生曰是善名我乃去舊名自稱為孔方生然生為  
人雖務施亦好積大率猷貧求富每見人家驟消窘  
輒棄去交游達官富人之門以是有志者漸鄙之居  
無何以內侍火者薦於湯為洪爐卿為湯鑄幣於莊  
山之下後以乾沒罪罷去至湯末孫紂立又用崇侯  
虎薦為鹿臺都大提舉掎克聚斂無所不至紂以為  
能封富國侯食邑鹿臺三萬戶卒致民窮盜起及武  
王伐紂籍其家貲大賚於四海生既家散業亡復流  
民間為守藏奴至秦始皇時又因李斯趙高以進勸

始皇行頭會箕歛之法秦因以亡漢武帝雅欲興利  
生復陰以其術授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啓武  
帝以利門立均輸置平準筭商車告緡法紛紛制作  
咸出於生及海內虛耗議者皆歸咎於桑孔而不知  
其原實生尸之也東漢末靈帝卽位生復為西邸令  
甚見親信凡進用公卿百執事皆與之議當時仕宦  
無大小內外非生莫能自達崔烈為司徒亦因生以  
進卒熾炎祚及晉興生復客右散騎石崇家教崇與  
王劉相尚奢僭致崇族滅崇被收時嘆曰奴輩利吾  
孔方生耳收者曰知生為禍何不去之崇死後魯褒

作孔方論以譏之生不為改自是生無所聞知者又  
之至唐德宗朝生復用裴延齡舉為鹽鐵都轉運使  
復導德宗立瓊林大盈二庫日夜居其中會計饒縮  
奉天之亂蓋生所致焉歷唐而宋真宗時與契丹會  
澶淵宰相寇準欲用兵生謀敘準功乃請身行講和  
遂與契丹結盟而去自是每歲必奉使而往卒致宋  
室卑弱金人內侵汴京失守而生之族亦流播夷狄  
不得盡歸中原云

外史氏曰昔魯先大夫孟獻子有云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孔方生敗人家國不可勝計或者

聚歛之臣實傳生家法者邪君子不患貧而患不安若生者已無道德行義輔世長民徒竊天地萬民自然之利以歸諸庸君世主卒之害貽諸人而禍收諸己家族遷播流積戎狄使華夷共罹其術至今貪夫敗類奔逐未已可哀也哉

石君世家

美石

程文

石君者西蜀人也不知其名西蜀之人惟呼之曰石君相傳以為漢黃石公之後黃石公以兵法授張良良得其術佐高祖定天下有功封侯卒俱葬穀城山北至武帝時有頭子者以剛勇稱遇李將軍廣蚤出

伏草間匿李將軍引弓射之矢沒羽頭子墜不動李將軍驚以為神子孫散處郡國皆貞白有守漢衰吳魏強劉先主起蜀與諸葛亮戮力謀興復漢室將大發兵東伐吳下令求黃石公子孫之在蜀者果得石氏夔之魚腹浦上卽其地指畫三軍為八陣以石氏為師唯名礮者得從軍礮驍勇有氣力善超乘有所攻城畧地不下輒先遣礮衝車擊之所中無不摧敗與矢氏齊名軍中歌曰降我則親拒我則敵寧犯我矛戟毋犯我矢石矛戟之傷絕腸斷吭矢石之傷國以滅亡敵聞之惧號飛將相戒不敢犯自後軍出礮

必在行間子孫別支碼氏居夔者名砂砂生磯傳十  
餘世至武夫武夫生璞又十餘世生礫礫生磧磧生  
君君有異質小而悍能堅忍持重不與人為同盡得  
八陣兵法自以先世尚武多殺傷不祥未嘗妄以語  
人介然有高世之志遂辟穀世間竒美珍異珠玉狗  
馬音樂聲色服用之物一無所好塊處山澤間泊如  
也然好急人之難人有急卽君君必往隨所指使格  
閔奮不顧利害不幸遇則小者傷大者死或執送官  
惟坐指使者輒釋君不問見者畏憚以為有礮之風  
焉今上初使者入蜀道出夔武侯祠下訪石氏之族

觀所謂八陣圖者君在諸石中礫礫有異使者環視  
諸石無如君者竒之載與俱馳還京師將薦之上會  
上方尚文學制禮作樂不果薦居久之無所知名客  
有九江方叔者氣岸自喜以能書游諸公間過候使  
者使者留與語具道蜀山川人物風俗且告以得石  
君狀客問石君安在時君卧帳中使者卽起入引君  
出見客客望見驚喜亟拜曰昔宋元章見石友而拜  
吾敢不拜石君因抵掌咲絕倒恨相見晚固請使者  
以石君歸特下榻奉之顧諸同舍曰石君吾席上珍  
也幸善遇之日洒掃左右置圖書几硯惟恐失君意

君雅不喜言笑稠人廣衆談論竟日君危坐默默聽不倦方叔察君靜專客至問君鄉里姓名來幾何時治何業卽從旁代對悉如君意至不煩君一辭君大悅謂方叔知已然少慙不為聲音笑貌與世若絕無情者人亦以此多狎玩君請與出游未嘗辭勸之仕不應或謂君痴戲曰硜硜然小人哉又見其秃無髮曰草庵和尚乎舉坐大咲君亦不恠也時徂徠先生礎新出山召入將以為柱下史待詔公車先生負重名素慎許可獨推君己右曰喜怒不形表裏如一鑽之彌堅磨而不磷吾不如也由是京師之人盛傳石

君明朝之賢公卿及四方游士莫不願見至託為歌頌以夸美之名聲籍甚有童子見君譁然喜出曰人言石君痴殊不知願痴者乃人耳當時以為名言君之去蜀而入京師人人思欲得君八陣兵法君竟秘不傳前使者扣之百計不能得也是時八陣兵法不傳已久世無能知者石氏謹世守又惟君為能盡其術君亦欲傳世願非其人雖傳必不解雖解不盡徒長奸雄耳思得仁厚長者卽授之居京師數年無一人遇者後嘗以其畧示方叔不盡解因念生儒者家無所事兵法然自是書法大進尤工草書著右軍筆

陣論語在書譜中識者曰此常山蛇勢也方叔遂稱善書好事家往往以厚幣迎君方叔輒謝絕使者君亦安於方氏遂老焉初君生之月有星隕于石氏其光燭天石氏以為不祥旦詣成都嚴先生卜先生布策立卦得歸妹之艮曰此少陰之精也石氏婦其有孕乎孕生男歸妹內兌外震兌為婦震為長子在澤之上已離母矣小成之卦三不出三日離為戈兵有離象焉艮之繇曰艮其輔言有序唯八不變其將不言而知兵乎艮東北之卦其將顯於東北乎後三日而君生生數月有相者過見之曰英物英物神強骨

壯壽未可量也卒如卜相者所言蓬萊公者世之言神仙者也及石君歸於方氏或問曰方氏有客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果何人哉公笑曰此小混沌也有道術吾嘗見其卧金華山中為黃初平所叱化而為羊後入蜀今已五百年矣顧在此方氏聞者愈益敬信號小混沌公云

太史公曰石氏族蕃衍布天下其世系甚遠居歙之龍尾山端之端溪者攻硯居泗濱者攻磬最有聲居荆山者好蓄美玉居靈璧者多大雅士大夫頗愛重之唐虞時有與金氏齊名者以通音律掌

詩史卷之二十一  
堂下之樂獨見稱於夔周之時有名鼓者能紀宣  
王中興之功至今賴以傳不朽漢有石奮石建而  
非其族唐有鼎者居衡湘間劉師服侯喜軒轅彌  
明嘗賦詩以詠歌之皆卓卓有見於世惟君以穀  
城之後席武侯遺烈遭值聖明絕口不言兵事一  
至京師士大夫交口稱譽名流海內亦有道之士  
哉世傳混沌為中央之帝與南海之帝儵北海之  
帝忽相厚善後卒死儵忽之難然非詩書所稱蓬  
萊之云縉紳先生猶疑之

器用門 計二十條

梅嘉慶傳曲名

張王賓

嘉慶子者臨江梅氏父為東甌令早卒母虞美人孀  
居紡績以教子年十二時從四門子學好與少年遊  
素集賢賓南鄉子生查子江城子皆相反焉及長而  
自負甚高號曰臨江僊常作快活三詩云漢宮春暖  
滿庭芳沉醉東風戲舞狂月上海棠疎影動梅花引  
入夢魂香 又一剪梅開半作詩亭前柳色盡娥眉玉  
交枝上鶯啼序紫苑玲瓏粉蝶兒 又月中丹桂誰先  
折且醉花陰卧片時一唱太平天下樂謾隨玉女步  
雲梯世人迂之目以為山花子之流而子固釋然時



言身精細卷上  
二十七  
沽美酒醉飲飲輒醉扶歸其母怒責之曰醜奴兒不  
思步蟾宮而學醉翁子也子悟擲金錢為誓曰吾不  
能折桂令世人稱好孩兒者有如此錢遂讀書高陽  
臺暇植萬卉以助書興然而素憶秦娥娥者鄰女也  
年甫十五而有麗色子聞而慕之無由面也適後庭  
花發娥上小樓望之窺見慶子據青玉案被皂羅袍  
狀貌魁傑暗忖曰真出隊子也不覺有留連意而子  
見花枝頻動偶一舉目則驚疑以為鵲橋仙也熟玩  
之方識其為娥乃嘆曰美哉美哉當令鴈兒落也當  
令月兒高也遂潛出折一枝花以贈曰是玉連環也

娥嬌羞無語而秋波轉盼百媚俱生適婢金菊香至  
戲曰姐兒蝶戀花也娥掩面疾走而子見其步步嬌  
因賦一辭名曰浣溪沙粉面嬌娥點絳唇木蘭花底  
笑顏生小桃紅處暗香聞羅帶飄飄金絡索綉鞋隱  
隱踏沙行一團風趣玉樓春抵晚思之不置又賦詩  
云夜深懶去剪銀燈為憶多嬌醉落魄何日魚游春  
水底歎歡一夕解三醒時春日正妍黃鶯兒轉喉矣  
娥早起傍粧臺不能自遣因畫眉序曰舉目園林好  
凭欄懶畫眉懷愁如夢令魂逐駐雲飛一日娥告父  
母以踏青遊乃令婢秋香引道慶子知其出也遂步

芳塵見其入一寺問婢曰此間何神婢曰菩薩蠻大  
和佛也娥卽向前暗禱曰妾得若與阮郎歸當以金  
錢花燒贈及出而遇子於門子徐曰卿卿不思張生  
鶯鶯事耶娥佯問其婢而意實答生曰此不是路也  
子細繹之嘆曰真好姐姐也乃悵然去娥亦歸而其  
婢曰今日若非秋香娥為雙鷓鴣也娥笑曰誰願成  
雙也然而心思暗想鬱鬱成疾父母揣其花心動乃  
囑鄰婦香柳娘為擇配娥知之令幼婢賽紅娘者以  
一封書寄子且贈一詩曰此身恰似孤飛鴈獨對淒  
涼一盞燈懶看畫樓秋夜月厭聽街市賣花聲祇因

上苑迎仙客却使幽閨憶故人惟願勾君雙勸酒相  
逢一一訴衷情子得書甚喜遂以賂遺柳娘而求通  
婚柳娘以婚事達其父母父母怒曰汝欲以吾金蕉  
葉棄與啄木兒也子聞之愀然不樂乃作江頭送別  
詩令蒼頭滴溜子傳與娥曰一江風雨苦匆匆害煞  
鴛鴦西復東恨入幾川撥棹子愁埋兩岸玉芙蓉許  
多心事江兒水萬斛相思刮地風為我暗傳言玉女  
詩成血泪滿江紅娥覽詩嗟呀不已時將秋闈梁州  
序舉子以試子欲別母而行母曰兒此去如浪淘沙  
且恐無益也子曰倘一旦得賞宮花以顯親揚名使

天下作孝順歌奚不可者遂邀其友倘秀才涼秀才  
并倉頭青歌兒渡夜行船以往出門見鵲踏枝而噪  
聲如碧玉簫令卜筭子號山麻客者卜之吉乃就試  
試畢主師三學士鮑老催俱賞子之文評曰氣雄如  
下山虎聲弘如水龍吟蓋字字錦也遂首擢子子因  
馬上作詩曰深鎖寒窓幾度秋而今始得錦纏頭桂  
枝香惹輕羅透錦上花開兩鬢悠白屋時來寶鼎現  
清江引出綠波流當時惆悵西江月今夜姮娥遶地  
遊捷報鄉閭鄰翁甚悔之娥亦有怨心曰我父母自  
悞佳期令人害長相思耳因吟一絕云鴈過南樓遠

驚聞瑞鷓鴣瑤臺月移去懊恨撲燈蛾生謝主師後  
衣錦還鄉鄰翁以姻事謀於豹子令令曰試往言之  
翁乃以錦襦引進欲以女奉箕帚子佯言曰始棄我  
而今復我翁其耍孩兒乎翁曰焉知今日錦衣香也  
子曰然姑待北朝天子而歸議之翁諾娥聞子北上  
春官惻然曰恨悄郎舍我墜遠行必將另娶水仙子  
也於是病甚而服紫蘇丸不知慶子實意難忘也子  
詣京謁金門朝天子天子命為新水令為政稱人心  
邑人編排歌以頌其德自是而爵位節節高矣一日  
西番齊天樂者自稱聖藥王激變遣其將禿廝兒麻

言史紀綱卷上  
二十  
卽兒番鼓兒竹馬兒雪獅兒皂角兒忒忒令七兄弟  
者侵擾漿水令油葫蘆谷過牧羊關邊將混江龍金  
瓏璁與戰不利響應天長中都悄然時宰相賢奏曰  
梅嘉慶有韜畧足定西番天子命徵至問曰寇至奈  
何對曰水底魚兒臣當一網盡耳天子喜賜皂皮靴  
駿甲馬及劔器令簇御林軍萬人往生下令曰凡我  
諸軍聞大趯鼓則進聞重疊金則退聖采旗兒為號  
乃押蠻牌令統七賢過關與賊鬪寶蟾又鬪黑麻連  
勝軍威所振如白鶴冲天復率衆暗度霸陵橋使福  
馬卽旋風子伏兵金城曲而令破陣子挽弓弩前破

齊陣賊披靡驚愕相顧曰梅二郎神也悉遁餘兵被  
我軍彈打死者幾半其遁者中途伏發降其將黃龍  
鎖窓卽擒十五郎懸蠻首於槩作鴈兒舞長驅逐北  
若鬪鷓鴣然蠻王遁跡番兵皆光光乍矣子乃下得  
勝令整兵還與諸軍會河陽軍中齊唱甘州歌焉子  
亦作曉行序有霜天曉角響一馬歸朝歡鴈過沙滿  
地臘梅花影寒之句時道經臨江子歸拜母乃穿大  
紅袍繫繡帶兒駐馬廳前娥聞之曰玉郎歸好事近  
也翁復求聯姻子以告其母母命娶之生甚喜遂備  
鴈魚錦三段子四塊玉及山坡羊梅花酒聘焉娥因

歸子同會銷金帳子欲其脫布衫娥曰君母綿搭絮也子曰卿卿今尚可鎖南枝不放花乎強逼之而戲曰金井水紅花放矣娥曰擅郎不惜奴嬌也相與溫存萬狀早起備上京馬載娥同行至京暮夜遊朝玉漏遲遲及曉進見天子拜舞殿前歡甚百官共賀太平天子樂令設宴珍羞百味如大河蟹白鶴子者咸備焉復奏大聖樂以慰勞之仍賜一斛珠縷縷金五樣錦天淨沙賞賚甚厚聞其已娶乃復賜紅袖襖女冠子使之從御街行以出一夕娥謂子曰人生若雨中花寄生草耳君雖富賢不如漁家傲也且堂上有

老姑不免缺供養君不聞烏夜啼有反哺意耶子乃屢疏乞歸天子不得已許之賜宮女吳織機醉娘兒似娘兒梨花兒為婢命翰林風流子唐多令草誥辭以封之曰始守新水行太平令繼收江南卒定西番四邊靜然皆卿之力冊封大師引妻封國夫人又贈封其父母如子官君子曰嘉慶子豈不毅然一丈夫哉感皇恩則思報君賀聖朝則願歸養不以貢忘娥非薄倖也必以禮娶娥非苟合也其立身其行已可謂端正好矣豈與昔日憶鶯兒者一樣腔耶余故筆之以成餘文

二士傳 骨牌名

錢福

西漢有二士蘇與秦姓者世居五鶴朝天宮左蘇少  
聰三歲卽悟天地人和為三才秦亦每歲週遂知天  
圓地方及長為斷金友相期步雲梯蘇士孤而屢空  
秦欲贍之而見拒於母乃奪錢五易碎米粟三斗混  
雜以給之秦讀書至洪範九疇詢曰昔羲皇見龍馬  
負河圖十五而畫卦後神禹因洛龜而叙疇其理將  
無同耶蘇士答曰數雖不同其理則一羲之畫禹之  
叙無非明三綱五常也秦士又云太極旣判天地分  
兩儀者可也蘇曰天地雖分兩儀然二十四氣之流

行所以有天地交泰也子奚疑時庭下雪消春水東  
風揉碎梅花蘇因慨云記觀燈十五迄今不覺春分  
晝夜停矣吾與子久於藏脩可無一游息耶於是二  
士入桃源但見雙蝶戲梅魚遊春水黃鳥間關然誠  
可為賞心之一助也旣而暮春和煦雲淡風輕二士  
復遊於菴源之野時有公領孫孩兒十或摘火燒梅  
或摘櫻桃九熟或濯足而歌滄浪畫橋東落花紅滿  
地二士嘆曰昔吾遊祇見桃紅柳綠今已綠暗紅稀  
矣乃偷浮生倘佯綠野忽見桑中有二姑把蚕耳垂  
壘勝環八珠環腰束錦裙欄輕盈若一枝花二士悅

詩史精義卷上  
之遂各娶其一合婚之夕蘇士夢大海之濱有五龍  
戲珠持七星劍斬之其烏龍斬眼秦士則夢雙龍入  
海持劍行十道以刺之其一被刺而成秃爪龍二士  
駭異從而占之太史曰此勝武忠君之象不久當有  
龍虎風雲會也二士亦未敢深信不日果楚漢爭鋒  
九溪十八洞蠻亦統正馬軍拘馬軍犯我中華由是  
朝廷徵之二士操舟欲往二姑曰紫燕穿簾幕尚正  
雙飛拘雙飛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乃以鐵索纜孤舟  
二士答曰天念三國爭雄塗毒我生民是以我徵也  
蘇秦背劍遂往時則橫塘中鰈入菱窠若耶溪臂破

蓮蓬而楚江秋老矣二姑有感因撫景而聯之詩曰  
寫下花箋無便鴻怕看金菊對芙蓉踏梯望月人何  
在阻隔巫山十二峯聯畢而遊於北園時花開蝶滿  
枝大姑訝之小姑曰此十月應小春也已而寒雀爭  
梅羣鴉噪鳳小姑卽援弓射之不意賓鴻中彈其姊  
笑之姑曰鴈亦雀也鴉也特恨點不到耳何晒之有  
頃之蘆荻之叢嘹唳有聲薄言觀之乃折脚鴈也姑  
曰此卽中彈之賓鴻也其姊曰古人種德吾聞鴈銜  
珠以報之昔蘇子卿微霞天一隻鴈以寄帛書則稿  
死於沙漠矣爾何傷厥足乎言訖而返不覺梅稍月

言史紀卷之十一  
上疎影參差斜橫榻子眼移過錦屏風矣越明日二  
士滅楚平蠻而還咸封大將軍掛印佩虎符二姑喜  
曰向之所夢太史占之殆不誣也二士一日同二郎  
遊五岳過東岳之陽有鍾馗抹額以火煉丹秦士邀  
蘇求之蘇以為邪竟弗果秦得其丹雖臨老入花叢  
猶少年也蘇則貪花不滿三十

十二姬傳 文具

劉鴻

有天游道人姓文字君房者遺落紛糾醺酣騷雅作  
室數楹於栖雲之塢邈遠居第蕭然自適也或者過  
而問之曰子之居此久矣比而居拉而遊所與處者

誰歟道人曰庭有嘉樹砌有茂草琴清風鏡朗月如  
斯而已惡乎與處或人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子毋  
我欺我自知之子有寵姬十二人昕夕起處跬步不  
離而謂予曰無子其欺予哉子不告我吾將歸語細  
君告子之妻長忿激妬子其無恐道人乃不得已而  
告之曰托交形骸之外寄情骨肉之中達者信之衆  
人疑焉吾之所謂姬妾非子之所謂姬妾也雖河東  
獨孤日與之處將相妄而不厭自餘又得而妬之乎  
子又何以憚予夫十二人之事他欲代之而不可他  
之所為者十二人亦不能也十二人各事其事亦不



容以互為也請言其始終其一曰管氏字妙龍管故  
文章家系出渭川瀟湘之間亦多其支族娶毛氏生  
姬長喙而銳下精書法善紀錄古今文字初首髮盡  
白近得友姬妙香以其術治之浸黑然性剛不任頤  
挫故香不能竟其術而故態猶若耳也其次曰蔡氏  
字妙素剡溪人先世有諱倫者以製作名子孫布滿  
天下姬身體輕便玉色明瑩好着白苧衫子同宮龍  
管二人猶愛重之暇日龍為之染衣管為之畫眉其  
記輯聯屬一與管同然卷舒邊幅非所及也其次卽  
龍氏字妨香者遠祖出弘農郡

本朝盛於鳳陽徽歛之間而姬之生實在泰和龍文  
明其父也母烏氏妊姬時誤飲黑水生姬身面如漆  
而肌肉潤滑頗事粧飾金碧燦爛吾時時臨池上見  
其徐行芳塵飄揚烟雲四起訝其非塵世中人行坐  
好以琴自隨然不聞其鼓也次石氏字妙端本端溪  
故族因以名焉先世有封石鄉侯者姬性方整重厚  
堅確靜專在諸姬中塊然若無為而皆不能不以資  
焉時好衣白稍或衣紫龍氏與之同寢處遂與俱化  
尤平易寬恕管氏日造之叩問疊疊不厭次曰陶氏  
字妙清本舜之後自大河之濱來徙江南善為龜鹿

羊馬之戲嗜飲水雖寒冰滿腹充然若有所得推其  
餘潤往往以授石氏石氏竟不知氏屢請屢給之傾  
倒罔靳其賢如此次曰妙才本古刁子之後性堅利  
善裁製妙素事為有不解者必資而後行雖痛之不  
少恕次曰丁氏妙通系出戰國時毛遂之後與刁氏  
同宗而異派在諸姬中最少而銛銳穎出蔡氏頗忌  
之嘗罵曰利口婢不利於我妙通徐出解之曰妹弱  
且鈍然頗善聯集家事姊性散適無我其何以為助  
姊謂妹利口姊外曾以屬何人姊何尤焉蔡聞之謹  
受次妙妍蜀郡人或曰堯子丹朱之後好事服飾緋

衣絳裙身不少去然舉止羞澁每一召用則頸汗骸  
下面色發赤道人閱其情十一用之則能別白妍醜  
又大好批點人次鍾氏字妙真每與妙素處執妹禮  
見其飛揚衣袂卷卷則又曰吾妹柰何其不靜耶妙  
素帖服次賈氏妙高其先有諱島者好弄筆於詩壇  
家世氣習如故性樸實柔遜自歸道人少與之接管  
氏每以其長凌架之用事之餘至息肩憇足於其身  
姬無言也次華氏字妨方性端直次祝氏妙蘭善區  
畫二人每出同功祝有所為華氏先為之嚮導詣蔡  
氏斟酌長短廣狹之勢既定祝乃徐起咨妙香以行

一一為之區別管氏號鋒銳見其款製密而有方循  
循不敢少越道人每屬酣醉揮掃豪放不樂其匡諫  
則怒曰柰何真男子受制一婦人况一寵乎妙蘭退  
不敢應則私謂其同列曰我以直道事夫子不能委  
曲將順至此蔡氏曰凡祝之所以處我者皆端方正  
直之事姊無寧迫於檢束而讒於主君幸無以為也  
自是皆服其有度於是相與叙坐于文房曰石氏惟  
汝鄭重有體犯而不校涅而不淄恬退若愚未嘗干  
寵空位元姬特易其字曰善端以別於衆對曰卽墨  
之姿碌碌無補何以堪此再拜謹辭曰匪色之珍惟

德之珍惟汝諧次曰蔡汝性坦易在衆中不干預他  
事柔而有刑汝其居石之亞又召鍾曰汝靜以為德  
鈍以為工位汝三以抑躁競又召華氏曰本地之方  
運坤之直汝德惟肖其位四哉祝氏起而請曰妾雖  
不才與華同工何位之下曰來汝妙蘭有方之用無  
方之體其視華相去幾何位汝五宮祝遂歛衽而退  
又召龍氏曰守黑於中有如其面位汝六宮以勵忠  
恪又召陶曰妙清守口如瓶量入為出滿而不溢儉  
慎哉毋泄我機事汝位次七又召管曰紀事則核納  
言須讒默而識之如蔡者難位汝八宮以戒饒舌又

名朱曰妙妍丹頰春融赤心事主位汝九宮豈德之  
涼惟遠色之故又召賈氏曰妙高婦儀止止屹然山  
峙文氏之家政無涉焉位汝十宮尤貴於用事者又  
召刁氏而告之曰臨事有截如金如鐵多言如鋒後  
汝位惟次之十一又曰丁銳矣哉子之求進也直爾  
躬人則爾容如汝之深刻何如汝之利口何位十之  
二允若茲汝母後言既而十一人相與羅拜于石氏  
之前曰妾不敏承主君之教命敢忘盡心於所事石  
氏偃伏而答曰一室之中同工異曲毋忘毋嫌以介  
景福諸姬由是心孚意契各事迺事而道人頗指氣

使無不得志焉者一日以告烏有夫人夫人曰淑哉  
石氏之德妾之所不如也願一見之遂并諸姬携與  
俱歸處之終身不厭或曰子之所謂姬妾不亦迷子  
之志亂子之神矣乎曰不比不迷不溺不亂遊於文  
房樂於藝苑是何傷哉遂錄以貽好事者

金毛述筆

王鏊

毛穎氏真珊瑚之高枕傍端溪之清流飽玄霜以寄  
傲謝楮園而少休有金鐔者發身大冶附姓炎劉英  
風凜乎雪電銳氣冲乎斗牛挺拔而造四顧如仇起  
穎而問焉曰先生濫中書之名號襲管城之箕裘食

肉無相近道忘憂是固陳玄石虛中之儔也胡乃今  
雜戎行以倖進舍翰苑而弗遊也邪方其渠魁內侮  
群醜效尤蠡屯螳聚鼠竊狗偷三軍擐甲百夫裹餼  
司馬嚴九伐之命元戎畫百勝之謀北窮朔漠西發  
渠搜先生於是帳分虎豹座擁貔貅尊居幕府載咨  
載諏內庭有章奏之上隣國有辭令之修猷捷有露  
布之草奏凱有鼓吹之謳銘或勒燕然之石功或紀  
太常之游斯時也吾輩甘心下氣於先生者正將以  
博華軒於鞍馬取貂蟬于兜鍪借吹噓之力而徒步  
公侯也而茲者朝釁中軍之鼓暮走穹廬之酋狼烽

熄焰於斥堠羽書絕跡於置郵先生當此亦可以見  
幾而作長往而不留矣方且游心倡和肆意應酬晴  
日眩龍蛇之擾擾夜堂聞風雨之颼颼然不過寫邊  
陲之光景述羈旅之窮愁而已吾實為先生羞也穎  
若曰有是哉言之謬也蹄涔曷足以議滄海螳垤何  
足以知山丘然而無響不應無言不讐吾嘗見兩兵  
之相接也矢石紛紛鉦鼓喧咻爾乃假威於交戟乘  
勢於戈矛鼓掌匹夫之勇攘臂萬人之稠或幸而截  
智伯之飲器血子章之髑髏則自以為人莫已倖矣  
及其班師振旅歸馬放牛觀干羽之旣舞隨弓矢而

同收鋒斂它山之石光黯礪鷄之油閉武庫以長夜  
鑪鞞鞞而孰抽時則補履不如兩錢之錐懸餌不如  
一鍼之鉤利民用孰與大匠之斤斧厚民生孰與老  
農之鉏耰而吾乃惟文是附惟藝是游出入廊廟瞻  
依冕旒作丹書鍊券之誓資金匱石室之紬評往事  
則定褒貶于千古達王言則渙綸綍於九州祝史仰  
之無愧辭於郊廟諸侯賴我修覲禮於春秋在銓衡  
則草薦章而野無遺士在廷尉則具爰書而獄無滯  
囚計錢穀也致出納之當紀將作也明儆功之鳩墨  
客擗詞或傷今而思古鴻儒析理或微顯而闡幽百

官庶府凡伏我食於官者我其良疇也是則摩頂以  
博一心之愛拔毛以利天下之求體無不具用無不  
周下以經權乎民用上以黼黻乎皇猷蓋無時而可  
棄必無事而弗由誠非若章甫之無用於閩越七首  
之不售於魯鄒也若爾一日柄用則逢人喜怒與世  
沉浮或削觚以為圜或舍剛而破柔比干披聖人之  
竅張禹戴佞臣之頭忠邪以之而倒置賞罰以之而  
謬悠是誠濁亂之利器太平之贅疣也曾足以擬吾  
之萬一否乎金鐸於是映清風而無語墜中流而自  
投誑世人以龍化誤愚夫之刻舟

楮待制傳

紙

閱文振

楮待制初名賢及長為世用更名知白會稽剡溪人  
先世索居山林無所聞於世幾與草木同朽腐歷前  
漢有楮先生始以名顯至和帝時中常侍蔡倫有文  
思善造就人材辟召徧天下使者抵楮氏見榜其門  
曰文明基本歸以告倫倫亟聘之得楮皮者俱來倫  
曰真良材也但人變化耳於是刮劑浸漬漸見春容  
方延館簾內知白聞而嘆曰以皮之陋且沾優渥吾  
可出矣既至倫揭簾見之嘖嘖曰文明基本其在君  
乎引以見帝帝嘉賞恨相得之晚超拜秘書省萬字

令尋擢秘閣待制日承任使蓋自書契既造竹氏帛  
氏二族貴重於世者既數千年及知白用而竹帛氏  
遂廢凡經史術藝百家九流之說皆托以行天下及  
當代注記冊籍臣民文移簡札非知白不達也帝益  
加寵待每中書令毛穎松滋侯陳玄萬石君羅文侍  
左右必召知白至展其邊幅有諮議須令省記方可  
施行帝嘉其潔白戲語陳玄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  
若知白者可謂孔氏之徒矣而卿與之反何哉玄曰  
知其白守其黑臣得自全之道焉皦皦者易汙臣懼  
知白之不終也帝笑曰卿不加汙誰復汙之玄頓首

謝士有以文辭投知白者頗涉謬惡知白怒會召因  
愬帝曰臣精白一心仰叨任使者數十年每願得嘉  
言醇文推明義理以淑人心以翊世教以利益國家  
庶不忝此一生今狂生淺夫任情謬惡臣一被汗辱  
欲汗辱欲雪無由誠願陛下下一申文字垂謬之禁以  
以正士心以亮區區用世之忠帝從其言且惜其蒙  
辱命儒臣撰悲刺滕文以舒其憤知白才博而通推  
其餘雨暘可蓋風露可幃堅可屏揮可扇觀美可圖  
畫無不能為者夫子所稱不器庶幾近之晚年就閒  
族子曰麻曰桑曰竹曰繭曰敝布曰魚網並出蔡氏  
世所愛重云

作成世又稱紙氏繼知白大用於世傳嗣不絕其號  
銀光側釐羅文玉板蠟戩烏絲襪者間好五采尤為  
蘭莊子曰予讀楊鐵史石丈人錄謂石氏文面之  
垢可磨以去而惡文辱藤不可再雪至乃暴耗之  
過徒天闕剝野舒元輿為之悲而吊以文嗚呼知  
白之愬帝帝之為紓其憤心事了了千百世之下  
聞之者可以惧矣知白而可易用之以犯鐵史元  
輿之遺論哉然進身之因仕之占也衛卿可不得  
而彌子不主齊祿可辭右師不可與之言何者慎



詩史粹編卷上  
所言也知白洵賢而蔡璫因之以出果孔孟之法  
哉噫縉紳充廷賢如知白不蒙引手之德斯又誰  
之過也其不內愧蔡璫也者幾希矣

萬石君羅文傳

視

蘇軾

羅文歛人也其上世嘗隱龍尾山未嘗出為世用自  
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  
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  
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  
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  
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

自棄於岩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  
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  
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為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  
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  
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  
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  
異焉因弄玩之曰卿父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  
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  
上喜曰古所謂玉振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  
書父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

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為文苑四貴每有詔命  
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  
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授楮先生使  
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  
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怵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  
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  
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為上意不悅  
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  
碑翼起之日碑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為因是擠  
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

嗣堅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為  
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  
喜寬大博厚者願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  
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  
好玩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  
陵拜陵寢即後死塋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  
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為從事舍人其  
下亦與巫醫書筭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  
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

國邑在江漢之間為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黔歙  
間者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  
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嶧陽居士傳

胡文煥

嶧陽居士。隱其姓名。家嶧陽。人故以居士稱之。蓋伏  
羲時人。感天地之精華。得長生之秘術。舜時。與之味  
南薰。以消永夏。繼此。獨與子期伯牙。友最厚。雖膠漆  
弗若也。孔子聞其名。携之往謁師襄。以求進益。其徒  
宓子賤。為單父宰。敬禮居士。竟不下堂。單父為之治。  
居士之力居多。歷漢。卓文君新寡。而司馬長卿多才

思。二人得遂室家之樂者。居士實為媒焉。忽居士罹  
回祿之厄。蔡中郎知其良材。救而用之。至晉時。陶元  
亮雖素延置。然亦不過面交而已。遇其徒。有為戴安  
道所傷。居士聞而嘆曰。汝固欲為高尚士。安得遽禍  
及童子哉。遂隱不復出。迨宋。廉知趙清獻之為人。方  
出與之侶。清獻畫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天者。居士  
皆得聞之。是後。不甘被髮左衽于胡元。乃括囊自守。  
壁立萬仞。人故無知其名者。

明興。始偕胡子德甫。自錢唐遊於白下。書齋中。起卧  
與俱。一日。居士乘間謂胡子曰。老朽從事於子。蓋有

年矣。凡與子游者，莫不受子澤。子獨無一言及老朽乎？胡子故為之傳。且贊之曰：居士為人，直道自處，虛腹受益，高尚是侶，高山流水之間，明月清風之所，輒清響以絕羣，非知音而不可。予藉居士，獲驅塵俗，爰以鼓之，神愁鬼哭，放鄭聲而惡淫，奏陽春而和寡。若居士者，誠世上之良朋，而樂中之大雅也歟。居士喜曰：非子無以識我，請與子為終身交。

奇橋傳 圍碁

王格

奇橋字平子，其母江南民家女，聰悟喜兵事。方笄，有相工指之曰：是當產子為世聞人。當黃帝征蚩尤歲

徵天下驍雄，備將帥之用。而橋母庶幾一遇，以顯其能。竟以身女州岳，不敢上橋母恙。曰：自天地開闢，始有此戰，而吾不獲與是命也。夫命也。夫遂發憤南走，止洞庭上，化為橋土。人憐之，不忍剪伐。忽一歲所結實，其中有一大如數斛，畱有老父。見而異焉，採剖之，則兩仙人携嬰兒，嬉其中。見老父了無疑色，相與談話。移時會日暮，兩仙人別去。轉盼便失所在。獨嬰兒留老父所。老父以予其妻，鞠之既長，方面廣，顙黑白，分明性寬平，不喜言笑，然頗修飾，邊幅外若木訥，而中實條理磊然，不亂居常凜凜，有戰鬪之意。蓋其所

得於稟然也。老父喜曰：是子自竒士而又產於橘，不胎育因命之曰竒橘。橘乃奏老父丈夫當有事四方，安能鬱鬱處此作田舍兒？老父益器之，具車騎使遍遊諸國。時堯治天下，有子曰丹朱，好嬉戲，聞橘名使使召之。至則居中甚親，倖用事。堯以丹朱故，亦時時使至前，陰以兵法教之，以備宿衛。而橘之能益成於是自王公大人以及里巷仙逸商旅四夷之君長莫不知有橘。而橘又恂恂簡朴，善與時高下。至其馳騁縱橫，出沒變化，不出戶庭，而得開疆謀國之道，則天下之至神恠莫測。未有加勝者，與人處隨其智性。雖

不喋喋事口語，而臆對自攝，盡使得所願。每高堂奧室花榭芳臺，或嘉賓客尊酒相娛樂，多迎致橘。橘造必據上坐，狎侮諸客人，亦甘心下之。忤時日廢不可已事，無所愛，凡與橘一識面者，輒矜詡曰：余於橘分誼他人莫及也。其風流蘊藉，能得人之情類如此。願其人既兵家者流，不能無陰賊嶮巇之習，欲得其術必專心致志，惟橘之為聽，乃可。不然則橘亦厭薄之，不肯盡其技。以是頑鈍空鄙之士，頗竊非笑橘。然橘終不顧也。及丹朱死，舜之子商均亦與橘善，而橘老矣，竟罷歸。子姓散處郡國，春秋時有居魯者，聞仲尼

神聖往見之由賜之徒相與絀其藝以為下愚仲尼  
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於是弟子稍稍禮  
敬後百年孟軻遵仲尼之業疾處士橫議深詆毀之  
然聞奕秋修橘之法能盡其妙遽退然曰通國之善  
奕也自二聖賢互推尊橘而橘之名益顯秦漢間海  
內多故大冠不備其說厥族中微儒者馬融為造賦  
稱其賢甚悉班孟堅論篤君子也作奕旨其言宏侈  
有味哉乃後六朝諸帝及謝安王積薪顧師言日本  
王子之徒皆傳其學而騷墨家若張說柳宗元諸人  
著論稱頌功德者殆不可勝數蓋至是而橘之類愈

益蕃衍其與橘並稱而相頡頏者有奇象或以為橘  
之弟故又稱橘曰大奇蓋諸奇雖其數各有所出而  
規模要畧皆範圍於橘顧歷世綿久方言訛奇橘為  
棊局而平子一曰枰子云

金光先生紀畧

燈火

胡光盛

先生者。燧人氏之後也。生有龍祥豹彩之異。壽萬歲  
奇。黃帝時居南方。襲祝融之政。庶民咸賴之。謁秦始  
皇於雍邱。恣其強暴。遂焚燒其塚。毀咸陽宮。人但知  
項籍與童子手。實不知先生一點怒心所激也。先生  
代有行績。史多不載。予嘗攷之。先生敗智伯。助田單。

是其勇。彰孝感於君仲。施至化於劉昆。是其明。管寧在海島。非先生則弗生。祖瑩在寒窓。非先生則弗勤。先生之仁何如也。拆王莽之臺。唾劉瑾之面。雖碎首弗辭。先生之貞何如也。先生或在槐間。或居竹內。或出於石而人不知。或藏於岩而氣不滅。或短不盈數尺。或長則高丈餘。先生其神乎。是以西王母因之來庭。而見漢武。葛仙翁與之談吐而忘寒。焦先得其要術。而却冷。至於洛中之婦。其先生之幻形耶。野狐之口。其先生之寄迹耶。開元之樂。上元之遊。金閨綉閣之盤桓。其先生之逸興耶。或有譏先生絕足於匡衡。

者。謂其競炎。先生斥曰。爾豈知盜官錢之事乎。人更服先生之潔。昔人曰。天有三光。先生四之。信不謬也。先生金姓。名光。自號曰長明子。又曰九華山人。

味苦居士傳

茶甌

走汝時

湯器之字。執中饒州人。嘗愛孟子苦其心志之言。別號味苦居士。謂學者曰。士不受苦。則善心不生。善心不生。則無由以入德也。是以人召之。則行命之。則往。寒熱不辭。多寡不擇。旦暮不息。畧無幾微厭怠之色。見於顏面。或譏之曰。子心志固苦矣。筋骨固勞矣。奈何長在人掌握之中乎。曰。士為知己者死。我之所遇。

者待我如執玉奉我如捧盈惟恐我少有所傷召我  
惟恐至之不速既至雖醉亦醒雖寐亦寤昏惰則勤  
忿怒則釋憂愁鬱悶則解無諫不入無見不懌不謂  
之知己可乎掌握我者敬我也非奴視也吾何患焉  
我雖涼薄必不惰於庸人之手苟待我不謹使能蠶  
粉我亦不往也嘗曰我雖未至於不器然子貢貴重  
之器亦非我所取也蓋其器空於宗廟而不空山林  
我則自天子至於庶人苟有用我者無施而不可也  
特為人不用耳行已甚潔畧無毫髮瑕玷妬忌者以  
謗玷之亦受之而不與辨不义則白人以涅不緇許

之

太史公曰人見君子之勞而不知君子之安勞者  
由其知鄉義也能鄉義則物欲不能擾其心豈有  
不安者乎器之勉人受苦其亦知勞之人也

容成侯傳

鏡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  
見撻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誠  
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  
盧生范生皆傳脩煉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  
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



歷試臺閣號為明達扶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  
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  
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  
積毀於上以為背面不相副烟亦自病於狹中不能  
以塵垢混其迹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  
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見俾其道所以  
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  
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于權戚中  
或撫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其俯仰  
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耻耳既稍進烟又鄙其為人

迺復以讒廢歸老於家

太史公曰烟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祝融氏得  
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  
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模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  
喘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  
偕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  
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烟雖任用兢兢  
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為邪醜所疾幾不能免噫  
天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哉

清風先生傳

扇

程楷

清風先生其先衛之淇澳人金天氏伐其國而裂之  
以其半封為平節君命之曰天下製度汝其為予司  
以其半封為安素君命之曰天下文翰汝其載諸炎  
帝初六月祝融寇中原虐甚萬國如在紅爐中僉問  
計於慧工氏曰此非可以口舌爭願不能致者二人  
平節安素君耳然幣請必來來則當無患慧工因假  
物色固請乃偕來平節君謂安素君曰祝融強不可  
與爭鋒姑并力驅却之乃已吾有力而才不贍吾當  
植其樞汝必展其才闔闢操縱惟吾揮兵與敵爭勝  
負惟汝雖然有二名者必有二心况吾與汝同所自

出哉盍一其名曰清風先生安素君曰謹受約遂合  
力赴敵祝融知有備歛不敢肆歷三月連壁夜邀  
索隱考異曰清風先生有姓其一曰紈氏漢時從  
班婕妤入宮中厥後寵衰婕妤作詩諷帝明年復  
召用其一曰羽氏三國時從諸葛武侯為軍前指  
揮侯親任之出總軍旅未嘗離左右後紈氏以婕  
妤登薦故遂昵近女婦羽氏憤武侯功不立遂無  
意世故與方外士交獨清風先生有文采故與文  
士相友善云

醉翁端木倚傳

醉翁倚

史致詹

醉翁倚名端木氏系出賜之後賜受業於聖門既有成孔子稱之曰汝器也由是子孫率乃祖攸行皆期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不欲甘於樗朽而已也時則有名儲者博洽羣書有名倬者能處置什物有健者能資人燕息皆倚同輩也倚則長首方趾隆皆關身素端莊不喜躁動蓋其賦質本木訥近仁而少師公輸子資其切磋琢磨之功良多也倚既盡得公輸子之巧猶守朴自晦若不文者嘗自嘆曰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世不我知我豈能遷就以求世用哉姑亦置諸安處則安以待價而沽耳後齊王聞其名以

金帛聘之倚乃介使者詣齊見王雪宮拜中常侍王於時方為長夜之飲淳于髡進見王問之曰卿量幾何髡對曰堂上燭滅主人留客臣於此時量飲一石王遂合聲鼓鍾陳尊俎屏去膏炬與髡浩飲倚得侍焉夜將半王飲大醉因枕藉倚而卧斯時也王固沉醉倚亦兀然與王相忘傾則展轉惟王所便殆不知筋力之為勞也少間王醒撫其手而言曰適甚醉爾倚實負荷寡人危而持顛而扶爾實有焉爾其為醉翁之倚乎於是畧其氏直呼曰醉翁倚自此日見寵遇得出入禁闥雖妃嬪諸夫人在御倚亦不離左右

王少有困倦輒據之而坐不必於盛醉之時為然矣然王或視朝問政臨羣臣則屏迹不出蓋不欲以近侍干外政也且凝重鎮靜不異初進時坐云則坐慎所止始終不失尺寸人益器重之故終王之世獲安居善地而人無有排之者既而太子嗣王位倚以先朝舊臣乞外遷乃除為阿大夫奉祠云倚子甚多其顯者名交名道皆能世其業有一仕至太師者聲稱籍甚至宋時六一居士守滁其末世孫常從之遊人以其肖祖亦以醉翁倚呼之然實其苗裔非真在齊之倚蓋猶司馬遷冒父號仍以太史氏名也

贊曰賜也事貨殖故其裔若倚者皆可以貨取然器非瑚璉則倚之不及賜也多矣

蒲文傳

席

支汝時

蒲文字尚方揚州人受業於峻儒麻緒通九經尤長於三禮天子祭帝於郊命有司起之至則相天子行禮既而卽上䟽乞骸骨歸田里人多敬憚之卿大夫有受君賜食者必請文正面坐而後嘗其餘若飲射讀法冠婚喪祭文不至皆不敢行鄉人有置酒高宴者處文位小偏雖聖賢亦拱立不坐其見重於人類如此常勉學者曰士雖未仕不可不思所以安人思

安人必先思所以潔身吾身不潔將見惡於人之不  
 暇何安人之有哉至於用舍卷舒則存乎人而無與  
 於已也其遠祖掌仕季孫季孫使見曾子曾子疾革  
 亟黜之使去而不用文由此終身不登權貴之門晚  
 年病懶日夕卧床褥髀肉皆銷至見筋骨其友曰君  
 腹九經之笥天也不欲斯文又秘故使九經暴著以  
 宣示於人耳因輒然笑曰經固露矣如文理之不接  
 續何神思至死不亂

太史公曰人之為人之輕重者非人故為是輕重  
 也由已有取於輕重之道也人輕已則思去其可  
 以輕已之行人重已則加勉其可以重已之實人  
 其能輕已哉近世見人之輕已而重人則謗訕百  
 行何其不思之甚也文既為人所重又思潔已以  
 安乎人其不見重於人未之有也

審侯傳 尺

陸奎章

周準字經始封審侯宋初人也考之始本黃帝時黃  
 鍾子長所生有在商者遇紂力行無度聞西伯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往歸於周及武王一天下反商政謹  
 權量其用益顯後文武道墜莊生倡剖斗折衡之論  
 子孫懼懼其害而不忘二王遂託周姓而逃之禪續

若干世以至準為人公平無所偏德素孚於民質雖  
木訥凡所施為星分縷拆不言而喻身願而方有黑  
子百餘恍如列星各安分域相者謂當遠到使居端  
揆必能定民志而齊物論天下無衆寡無小大質於  
準輒以身體之盡知其短長進止有常度雖百試不  
差恒守一道以制萬物故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君子  
有所循而不忒小人有所撓而不爭當光猷仁后未  
聽政已有執法之用將后意內外皆就檢柅豪分不  
以假借雖貴富衆強不為益之使長雖貧賤卑辱不  
為損之使短后每有製作準及并州齊鈔蜀人金貫

柔理侯索紉相推致於前凡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  
統紘紕之制下至民間冠裳衾履皆取正於準準指  
麾曰空左鈔趨而判其左準曰空右鈔趨而判其右  
莫敢自用蓋準善謀鈔善斷如此俄而貫執銳以效  
其力紉用長以盡其才及告成莫不曲盡其制無毫  
釐爽而歸功於準焉他如宮室器皿舟車凡百之用  
皆諮準而行準曰不直則道不見乃以身為度皆為  
揣本齊末通變以空民既而精妥協合無盈縮焉所  
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君子謂準於是乎知絜矩之道  
下至市井貿易皆為直其賈五尺童子適市莫能欺

以偽居閒輒僵卧臺閣不起雖在后前惟直道行之  
未嘗偃僂將事同寅推準為先達皆奉節制然鈇性  
騁材貫性躁進紉性夤緣準頗約束之使無違越衆  
不能堪及后謝政神宗相安石變亂舊章后言法度  
不宜輕改安石致疑於準遂論準居身以伸道雖號  
執法操縱終由乎人且無他技惟摸稜持兩端而已  
衆遂乘此屈折之準怒曰吾可廢吾之法不可廢遇  
有代者準乞骸骨歸后英宗高后垂簾盡行仁宗之  
政追封為審侯祖曰分父曰寸字積添一字按指子  
曰丈孫曰引皆行而世為天下法云

東坤子曰昔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卒為法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謂準舜之徒非耶至於物稽於  
準而禮制行矣律定於準而樂生焉禮樂之用舜  
聖人亦不能舍準之道以平制天下然則雖謂準  
為舜之佐也亦宜彼安石相時君欲用周禮而棄  
準卒以取敗奚足道哉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而  
聖人不凝滯於物彼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以律吾  
準夫法亦有所屈而準誠固哉

柔理侯傳

線

陸奎章

宋柔理侯索紉字兼總蓋唐游擊將軍索元禮之裔

元禮承武后欲蝟興大獄去異已者因告密擢之官  
令按制獄遂競肆羅織之酷每一推覆窮根抵相牽  
聯至數百未能訖而竟亦不免自後子孫被絞刑者  
繩繩相繼紉始痛反先緒一遇羅織輒為牽合傳會  
以彌逢其闕漏使相連屬而免繫治之患性雖急切  
質實微柔蛇身交股族類皆盤互而居難治而易以  
亂毋麻氏名絲互被五色與織坊僮交而生紉抱經  
綸長才每應物引而伸之莫知端倪而終就條理柔  
阻侯金貫與結交薦紉於光獻太后曰陛下欲責臣  
以效績且欲致美以孝鬼神非引紉與戮力不可后

曰今幅幘旣長欲引領皆被服吾澤紉能任其功乎  
貫曰臣竭寸草之報敢以身率之紉由是每事得貫  
為之先益大賜力於合縱連衡之術與貫緩急相護  
出經入緯大事纂緝離者合之罅者補之務使黼黻  
文章之治俱就其條貫上足以飾帝王下足以覆萬  
民乃已后往觀厥成惟紉功獨顯嘆曰是真能補吾  
卒職之闕者紉進曰臣先世以剛繩人卒及於亂無  
補於時今臣請得以柔道理天下因拜為柔理侯先  
是紉雖因貫以進然非審侯周準無所取法非夫侯  
齊鈺無所取裁至是準鈺讓貫曰吾三人以先達創



業而令功獨留於後進恐一旦尾大不掉矣蓋紉每  
牽制於功成不能奉身以退故累取乏絕后問紉自  
視孰與三子對曰守法無私時靡有爭處物精切工  
信其度臣不如周準剖決如流敏而有功揚厲偉績  
不畏疆禦臣不如齊鈺踈躑風生刺舉不避兼弱攻  
昧累效先登臣不如金貫至於舉偏補弊條貫不遺  
工於組織遠有端緒臣於三子亦有微長后深以為  
然命左右賜以紫金魚袋每社日許同貫在休告準  
鈺不與焉遇長至日復加一級進用紉遂驕倨雖后  
臨之亦連蜷而卧不理準鈺益怒趣貫使悉其才以  
解於天其或然乎

條上曰枝止此耳后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詔舉其  
支屬以續緒而紉始就閒其後亦往往自盡終無及  
三人者之壽識者謂索氏積類貫盈雖至紉尚不能  
東坤子曰嗚呼自道喪風頽世不古若士括囊則  
棄之以無所長稍出其緒餘則又忌之以連類之  
進予於索侯見之矣始侯與三子相推引以凝庶  
績蓋皆有同功一體之義及一旦侯功獨見衆隨  
媒蘖其短噫會合之不可恃如此朋友之際可畏  
哉獨惜夫侯以九尺之軀不自奮庸旣因人以成

事而又相依附結託不早謝絕終取藍縷之敝侯  
豈拙於用長者乎然貫能引進其後不絕尚有恋  
戀一寒之風視二子之倚法繩削又有間矣

墨姬傳 竹夫人

陶澤

墨姬者孤竹君之後也母荀氏生於蒼梧之野姬為  
人冰肌玉骨有烈女風然思祖伯夷以清節死遂變  
行和而不流自天子至於庶人與同寢抱懷不亂掌  
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  
哉唐明皇天寶五年夏六月被選入宮帝居華清宮  
思南方多事終夜不寢面赤汗流浹背姬每虛心以

解之由是遂得專房之寵雖貴妃不與亦不忌焉帝  
欲幸輒辭之曰曾子謂十日所視以妾觀之豈但十  
目哉帝為凜然有後進錫姬俱被寵然每更迭用事  
不得覲面帝笑曰所謂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每  
休沐乃相謂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一旦錫姬相曰君勁節多骨必得近幸然身如槁  
木未脫火災之厄墨姬曰妾見君如探湯第可糊其  
口於四方耳安得傷吾六七尺之軀哉錫姬曰誠荷  
足下眷戀之恩故敢冒進溫言今乃惡妾如探湯所  
以不能不熱中也墨姬大怒爪其膚曰吾恨不漆汝

頭以為飲器帝力勸乃解各置別宮永不相見墨姬雖被寵然無人道之感而有娠帝以為不祥疑之姬聞而惧往來憧憧莫知所出肌骨枯槁帝寵少衰時秋姬與貴妃爭寵誤批上頰帝大怒曰與爾同寢芒刺在彼所謂剝床以膚也此輩但可束之高閣因以柱斧撞之姬走避床下嘆曰將恐將惧置予於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世態炎涼乃至此乎姬發憤抉目解體自投於火而死於是火宅之說亦驗所生骨格雖肖妃然削方為員無復峭直之行云

太史公曰墨姬之行可謂善學伯夷矣然君臣朋友欲其久而不厭者空莫如敬而姬乃削去邊性至於同寢裸裎而不知愧是能以其可學伯夷之不可不能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也至其晚年失寵不能自遣至於自焚則又與少年所行迥不相似何耶夫四時代謝成功者退亦各從其時也姬乃欲無冬無夏獨擅其寵可謂不善處窮者矣火災之厄其能免乎

湯媪傳 湯婆子

吳寬

媪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氏世有從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寔

言史補錄卷上  
生媪媪少遇為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  
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寢觀其所  
為塊處室中一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  
扣之曰媪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  
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媪媪為人  
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鈞距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  
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蹟獨喜孤寒士  
有召卽往藜牀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  
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媪至謙抑居下坐廣文揖  
而進媪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

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頽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  
媪亦不怒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媪寢  
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卽之也  
溫惟媪能兼之以為知言媪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  
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獨卧別室  
迎致之媪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媪行仁之秋也何以  
拒為不得已一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  
厥陰曰是非鉄口可加法空用湯液從其言體溫自  
下起若飲姜桂附子然及視其劑則平日所飲者也  
公子竒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與讒於公子

言史精錄卷一  
曰媼雖知醫然晝伏夜見蹤跡莫測其殆鬼物耶公  
子尚慎之媼聞媼見曰吾平生號能容物至是不覺  
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於世  
若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真自謂吾見若輩  
之殺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  
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媼言媼同時  
有夫人竹氏與媼每春秋時輒為人棄置相會默然  
無怨言嘆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媼自周歷漢唐至  
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無可以  
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媼恨晚  
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  
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媼進  
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無以報德惟公盡瘁  
事國貌日加瘠幸為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媼  
言媼言甚愛我願犖聞媼之所以處世者媼曰昔在  
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  
受教以至今日公語曰媼殆謂我曰即謝事退居於  
洛後薨朝廷因有溫國之封媼後壽益高雖云得異  
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下邳侯革華傳

靴

韓愈

言史紀卷上  
下邳侯華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健為  
黃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  
之艱難遷卿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  
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澤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  
任使焉華父犖生五年遡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  
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燕  
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犖因引重至太行山  
力不任事遂死於轅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  
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  
勞而死於王事封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為

性堅勁屈強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  
族而加裁割焉會大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  
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  
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  
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為人善能履道別威儀進  
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毬擊射御  
及禮神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代事上久  
之因病忽開口論議洩露密旨上由是踈之詔將作  
大匠治之人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於上上  
雖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項之上

見其顏色顛顛又衰憊陟度上諮嘆曰下邳侯老而  
億不任吾事今棄子於市不復召子矣華無息繼者  
族人焉

贊曰華氏之先大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  
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至於華故從華焉漢書功臣  
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於中國

春聲君傳

風箏

林景熙

春聲君風姓箏名字子耀其先孤竹君之裔後家於  
渭川復徙居扶風世掌絲綸聲名赫奕每歲至春和

舉族必盛音樂隨所至翱翔飄舞望之若空中人箏  
父竹母楮氏夢青帝賜以瑤琴覺而生箏筮之得升  
之恒筮者曰吉坤地也巽風也風行於地澤無不被  
焉乘風而升以至於天吉孰如之且震木也木以春  
榮他日聲聞天下其必於春乎以是名為春聲君君  
銳首濶面尖頤長股少時有相者曰是兒風骨超然  
經綸滿腹若際風雲之會必能聲振寰宇及長圭角  
稜稜思祖伯夷以清節死對人言輒嗚嗚然自嗚聒  
耳不厭也或謂之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無  
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子其有不平耶抑

亦自鳴其不幸耶曰大丈夫當昂首青霄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耳安能鉗口縮舌類抱葉之寒蟬乎且吾聞之用舍遇也語默道也吾用則聲問于天不用則卷而懷之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焉至負不平之情遂自鳴其不幸耶嘗自負以經濟天下為己任時聞風颺起慨然有凌霄之志性愛武事每以一弓掛諸首尤善音律春和景明必偕一二同志吟風弄月以歸時或歌咏則聲出霄漢雖任往來風傳而宮商不亂也唐高駢移鎮渚宮道逢之贈以詩因薦之上時羣盜蠡起上問治之之術對曰治亂民如治亂蠅不

可急也急之則益亂當順其風俗被以聲教使之得見天日然後上下相安操縱自我民自不為盜上深然之復問曰聞卿善聲樂信然否對曰臣雖不才若使臣近天顏順下風而歌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陛下側耳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戛石也上喜拜順天高陽縣令鳴琴而治徵拜太常卿命典音樂累遷春官侍郎同平章事上嘗自臂佳鷄見筆來戲曰卿與若孰優對曰臣荷陛下厚恩策名天府思勵清聲以裨風化陛下焉得同臣於物乎且臣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也非如此鷄饑則依人飽則



言史紀卷之五十七  
颺去而已上笑曰莊生所謂扶搖直上九萬里者卿  
殆類之矣君少時喜微行暗中輒見一紅燈隨之常  
以語所知識者謂是紗籠中人後當拜相至是果驗  
一日清明出遊見士民爭持牲酒祭于墓側乃嘆曰  
樹欲定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此臯魚所以有  
風木之恨也卽日解組綬歸同族又有名瓦名鷹者  
其出處大率畧同然緘默寡言亦鮮聲譽風氏本舊  
族至君輔相兩朝口代天言身代天工以身係四海  
之仰望者數十年人謂能不墜其家聲云然賦質大  
薄骨太輕雖束帶垂紳而風盤旋毫無所主或撓  
之以水体輒碎裂有賦八角磨盤以謂之者又性喜  
躁進畧不顧忌人咸服其有鑽天之能實譏之也君  
後裔綿遠至今聲名猶不減云

太史公曰士君子之處世其窮也以道德鳴其達  
也以功業鳴彼依阿澆忍與世浮沉而曾無所建  
明者視君蓋不啻在下風耳世稱君克鑽先業聿  
駿有聲是未測其本也夫忠孝人之大倫君欲勵  
清聲裨風化則忠業相位養親則孝忠孝兩全君  
之功業鳴世不無自矣矧其仕止語默又得孔子  
用行舍藏之道謂之有道之士非歟此所以能不

墜其家聲也獨其縱情聲樂世頗疑之噫君豈亦郭汾陽之流也耶

新刻諧史粹編卷上

